

# 神雕俠侶



1



# 神雕俠侶（一）

——根据同名武侠小说

原著：金 庸

改編：文 西 早

繪畫：緒經 明陽

掃描制作：玉 娇 龙

四川美術出版社



## 〔内容提要〕

《神雕侠侣》八册连环画，系由香港金庸先生的同名武侠小说改编，与《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题材相贯，是广大雕迷们痴心如醉的读物。

在本套连环画中，《射雕》的主角——大侠郭靖和丐帮帮主黄蓉夫妇，已步中年，英姿不减；少男少女杨过、郭芙、小龙女、武氏兄弟等小辈，更是艺精技绝，爱得互性至真。本故事以杨过、小龙女数度离合的爱情遭际为线索展现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酷杀和较量，既有疆场的悲壮，又有武林的迷离，并有花间穴洞的缠绵和私语。可谓情节离奇，刻绘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引人力量。





南宋理宗年間，浙江嘉興的南湖面上，荷葉漸殘，蓮肉飽實。一艘小船載着五個採蓮少女，且行且唱。那輕柔宛轉的歌聲，飄在煙水漾漾的湖面，也傳入了湖邊一個道姑的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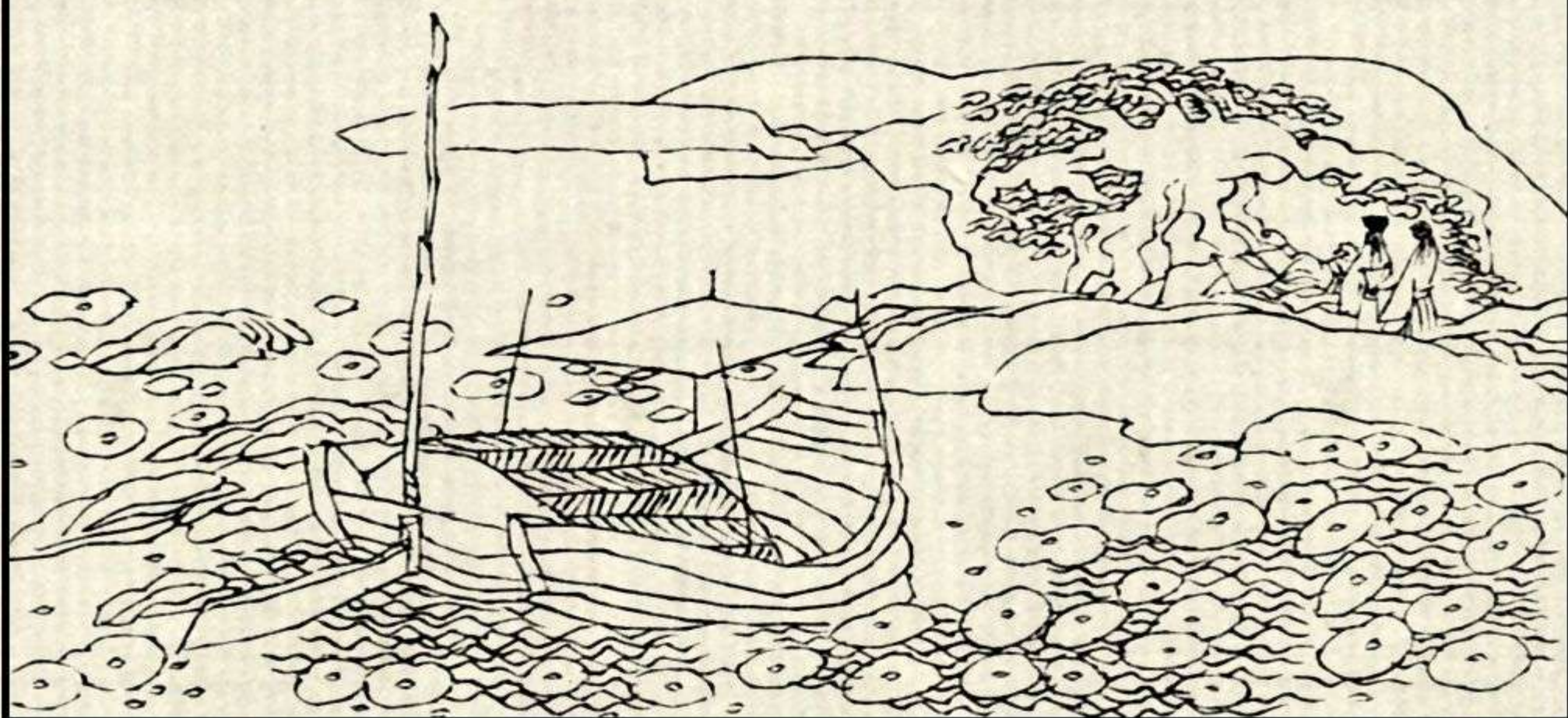
那道姑在柳树下停立已久，听着那“风月无情人暗唤，旧游如梦空断肠”的歌词，不禁心潮起伏。她瞧着染满鲜血的手掌叹然道：“小妮子们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啊！”





小舟荡出荷叶丛，一个叫程英的少女指着岸边一坐者道：“表妹，你瞧这老伯伯还在这儿。”表妹陆无双答：“这怪人坐了老半天啦，怎么动也不动？”说罢，拾个莲蓬，往那人脸上掷去。





莲蓬打在怪客脸上，他拿舌头卷住，大嚼起来，也不怕莲实之苦。程英和陆无双跃上岸，剥出十几颗莲子，取出那苦味芯儿给他吃。那怪客反觉清香鲜美，点点头，裂嘴向程英一笑。





突然，那怪客猛抱住程英雙臂嚷道：“阿沅，我找到你啦！阿沅，跟我回家去！”程英見他神色淒迷，便溫和答道：“老伯伯，我不是阿沅，我叫程英。”怪客憤然：“我知道，你心眼兒中就只有陸展元那小畜生。”





陆无双听了这话，“啊”的一声，脱口而出：“陆展元？”怪客即抓住她：“你认得陆展元么？这……这小畜生在哪里？”陆无双手往远处两株高耸的槐树一指：“他是我大伯，就在那边！”





怪客将两人挟在腋下，飞步奔向双槐树，却见树下赫然并列着两座坟墓。一碑写着“陆公展元之墓”，右边一碑则写上“陆门何夫人沅君之墓”。墓旁青草齐膝，显然安葬已久。





怪客看见那何沅君墓碑，突然捶胸大嚷：“你死了？我跟你说过，十年之后我定要来见你。你……怎么不等我？”语毕，几声狂笑，忽又嘎然而止，吼道：“我非见你不可，非见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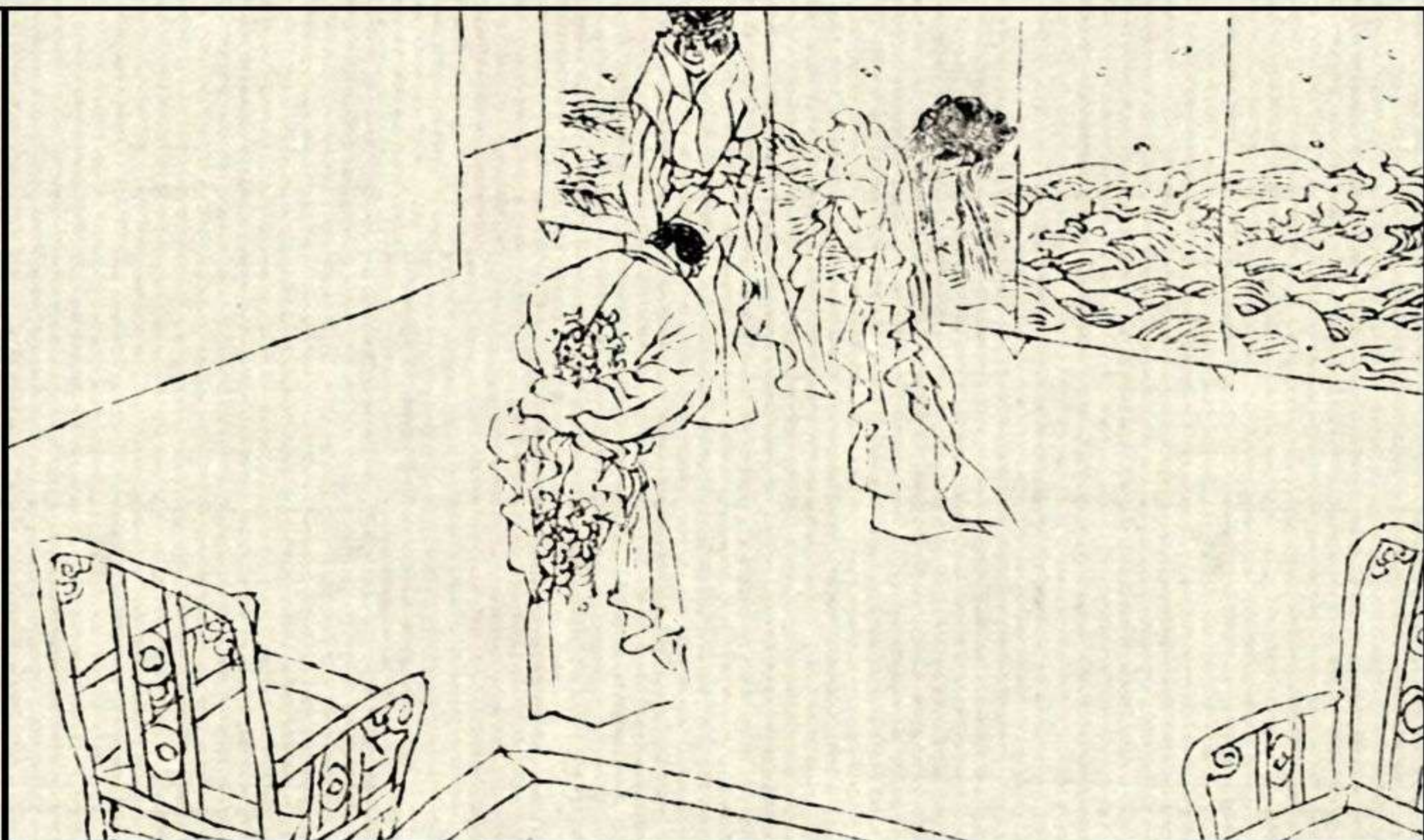
吼罢，探出铁铲般的十指，猛力插进何沅君墓泥中，将坟土大块大块铲起。程英和陆无双吓得脸无人色，不约而同转身便逃。





天色大黑，程英和陆无双寻路回到陆家庄。进门后，陆无双冲着父亲叫嚷：“不好了，爸爸，那疯子在挖大伯大妈的坟墓！”父亲陆立鼎正在望着墙上九个殷红如血的掌印发呆，听女儿这一喊，不禁心惊肉跳。





兄长陆展元临死时曾说，他有个仇家，系道姑，叫李莫愁，外号“赤练仙子”。此人心狠手辣，因爱成仇，要在兄长成亲十年后找他夫妻雪恨。现十年已到，正是她报仇的日期，这九个血手印和掘棺取尸，真是她干的么？





片刻，男仆来报：有位娘子带着两个小孩来家借宿。陆立鼎立时惊骇不小，忙问是不是道姑，仆人摇头。陆立鼎才安下心来，叫他安排客人到客房安息，并立即约来夫人商议应敌要事。





夫妻正商议间，那借宿的妇人突然抱着陆无双走进大厅，说是小姐与自家孩儿玩耍时跌伤了腿。陆无双被放在长凳上，那妇人即用手在她小腿内侧点穴接骨，其手法利落娴熟，陆立鼎顿生疑窦。





正要问时，突听得房顶有人哈哈一笑，传来一女子冷冷的声音：“但取陆家一门九口性命，余人快快出去。”众人抬头一看，月光下房檐上站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道姑。她背插长剑，血红的剑绸在风中飒飒作响。





“你是李仙姑门下么？”陆立鼎颤声问。那小道姑回答：“正是。”话刚落音，突然那借宿的妇人手挺长剑，猛地跃上屋顶，与小道姑激战起来。两条黑影飞舞盘旋，寒光闪射，并发出一阵阵兵刃的撞击声。





斗然间，“铮”的一声响，小道姑手中长剑飞向半空，身子急跃后退，将右手一挥，三枚银针激射而出。两枚银针打向妇人，妇人用剑击开，另一枚却射向天井中的陆立鼎，陆立鼎也颇具功夫，将它紧紧钳住了。





小道姑碎步飞快离去。那妇人翻身下屋，命陆立鼎道：“快把冰魄银针放下，有毒！”又立即割断一截衣带，将他手腕牢牢缚住。陆立鼎只觉手指麻木，妇人用剑尖将他手指划破，黑血渐渐渗了出来。





回到大厅，陆立鼎向那妇人施礼道：“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请问大娘高姓。”妇人道：“我家官人姓武，叫武三通。”陆立鼎道：“原来是武三娘子。武前辈可是云南大理一灯大师的门下？”武三娘答：“正是。”





武三娘又道：“那女魔头的徒儿一去，魔头便会立即亲至。咱们万万不是她的对手，逃也无益，只等着她来罢！”陆二娘不解地问：“她到底是何等样人？”





武三娘叹了口气，道：“说说也无妨，她叫李莫愁，外号‘赤练仙子’，如今叫武林闻名丧胆，可她在十多年前却是个温柔美貌的女子。令兄陆展元去大理时，与她种下情苗，后经许多纠葛，倒与你家嫂子何沅君成了亲。”





“说到令嫂，却又不得不提起拙夫，何沅君本是我们的义女，长到十七八岁时娇美可爱，拙夫对她已不是父女之情了。何沅君与令兄结婚之日，拙夫和李莫愁很不甘心，一同约去跟新夫妇为难，被当时大理的一位高僧镇住了。”





“高僧要二人冲着他的面子，确保新夫妇十年平安。二人无奈被迫答应。拙夫因而愤激过甚，自此后便疯疯癫癫。今日正是十年之期……”陆立鼎恍然大悟道：“如此说来，掘坟盗尸的便是尊夫了。”





武三娘点点头，又道：“拙夫当年反对那门婚事，还有一个缘由：令兄是江南人，江南人狡猾多变。他受过大侠郭靖之妻黄蓉欺骗，替郭大侠解下压肩石时反弄得自己受缚。后来他曾与黄郭二人和解，但那印象再也抹不掉了。”





说到此，忽听屋上有人叫：“儒儿文儿，快出来！”程英、陆无双也听出是吃莲蓬怪客的声音。武三娘朝他喊道：“喂，三通！你取的两具尸体呢？快给陆爷送回来！”怪客一言不答，却下檐来提了两个儿子离去。





他乱跑一阵，奔进一座树林，单单留下小儿子武修文。独抱着大儿子武敦儒走了，武修文向来知道父亲颠三倒四，倒不以为异，但现在身处黑夜林中，仍有几分恐惧和害怕。他便摸索着往回走，去找母亲。





乡间小路弯来弯去，待武修文摸到另一个树林中，已是天明了。他在树下迷糊了会儿，醒来突听得一阵高亢清亮的啼声。抬头一看，两只极大的白色大鹰正在天空盘旋。那鹰双翅横展开来，左右之长竟达丈许。





赧即，林深处走出一个女孩子，打一声娇柔的口哨，那两只大鹰便开始缓缓而降，敛翅落在她身旁。女孩抚管它们，深情地说：“好雕儿，乖雕儿！”武修文走上前去，问：“这两只雕儿是你家养的么？”





女孩子扁扁嘴，哼了一声：“我不跟野孩子玩。”转身便走。武修文追去，小女孩斗然伸出左足，绊他一跤。他的鼻子正好撞上尖石上，滴下了斑斑鲜血。





突然，有个苍老的声音喝道：“芙儿，你又在欺负人了？”小女孩忙答：“没有，是他自己摔了跤！”武修文转过身来，见是个撑着铁拐的跛足老者。他两鬓如霜，形容枯槁，双眼翻白，原来是个盲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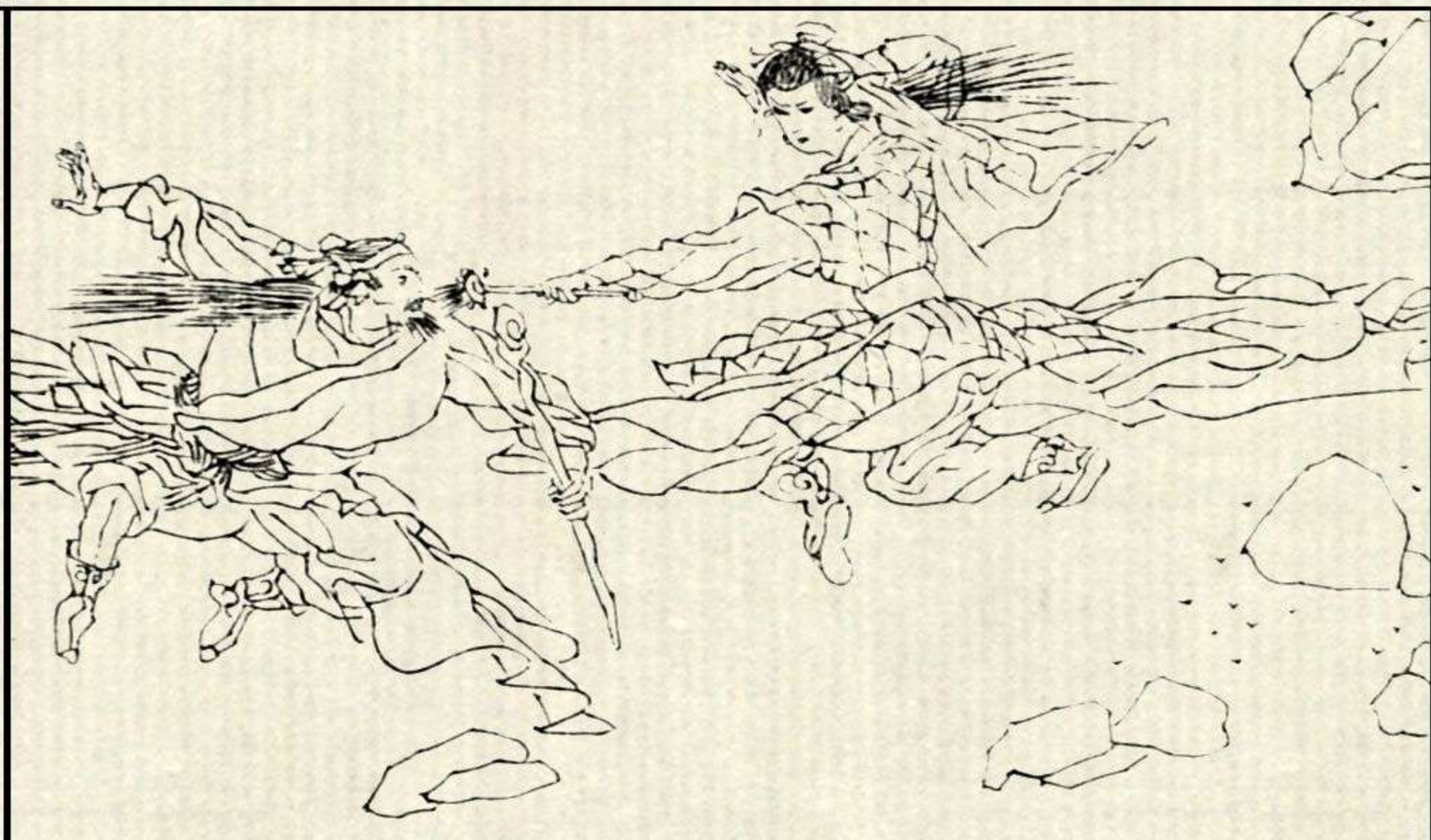
老者在武修文鼻旁“闻香穴”揉一揉，鼻血全止。他问：“小兄弟，你姓什么？”“我姓武，爹叫武三通。”随即把母亲在陆家庄等候“赤练仙子”，父亲抱了哥哥不知去向和自己黑夜迷路的情况说了。





跛足老者正是江南七怪之首，飞天蝙蝠柯镇恶，亦是小姑娘郭芙的父母郭靖、黄蓉的大师父，他对武三通之师一灯大师极为钦慕，当听到“赤练仙子”名字时，便对武修文和郭芙说：“你们一步也别离开，我瞧瞧去。”





跛足老者双目虽盲，但熟悉道路，不久即来到陆家庄，远远就听得兵刃相交声甚是激烈。刚至，突觉耳畔生风，竟是那赤练仙子李莫愁纵身朝他扑来，并扬起手中拂尘，猛地缠住了他的颈口。





跛足老者疾橫鐵杖，徑刺女魔頭的右腕。李莫愁拂塵微揚，銀絲倒轉，卷住對方鐵杖杖頭，叫聲“撒手！”老者頓感雙臂劇震，險些兒把持不住，即將身子乘勢躍起，在空中斜斜窜過，才將她巧勁御開。





李莫愁暗暗吃惊，暗忖：“这瞎老头儿竟有这等功夫，莫非是七怪之首柯镇恶！嘉兴武林前辈中有江南七怪，武功不弱，收下一个徒儿大大有名，便是大侠郭靖。要斗这老头儿不难，若是惹得郭大侠夫妇找上门来，却是难斗了。”





她决定放柯镇恶一马。这时，陆氏夫妇与武三娘呼喝而来，李莫愁腰肢轻摆，犹如一朵花儿在风中微微一颤，瞬间陆二娘小腹受伤，那拂尘打在陆立鼎的天灵盖上，二人顿即摔倒。





李莫愁窜进庄内片刻，复又跃出。柯武二人见她凶狠肆暴，双双攻上。李莫愁拂尘扬起，卷住杖头，左手掌按住柯镇恶胸口发起劲来，武三娘大惊来救。李莫愁跃起身子，伸掌在她脸上轻轻一摸，格格娇笑着飞身离去。





待二人缓缓站起，已见黑烟腾空，陆家庄裹在烈焰中了。疯子武三通急急赶来，将陆氏夫妇一手一个抱起，对三娘和柯镇恶叫道：“你们快跟我来！”两人跟随其后，急奔而去。





他们绕到一座破窑中，见武氏兄弟和程英姐妹藏此安然无恙。陆立鼎知自身行将气绝，便从怀中缓缓取出一块锦帕，叫过程英：“阿英，此系那女魔头与陆展元当年订情之物，带上它，也许她能对你手下忍一忍。”





陆二娘从迷糊中醒来，急叫道：“为什么不给双儿？连自己女儿也不顾了！”陆立鼎原受襟兄之托，抚养程英，现大难临头，只将这块救命锦帕给了她。武三娘在一旁看出其中蹊跷，便将锦帕撕成两半，分给程陆二女。





这时，洞外忽地传来笑声：“快快交出两个女娃，否则我一把火将你们烧成酒坛子。”武三通急跃出洞，但见十年前见过的李莫愁俏生生地站在那里，不由得大异：“怎么十年不见，她仍是这等年轻貌美？”





武三通道：“陆立鼎夫妇已中了你的毒手，两个女孩儿就饶了罢。阿沅……”李莫愁哪听得“阿沅”二字，顿将拂尘往他头上拂去。柯镇恶已赶出洞口，看见郭芙携同双雕正来到，便叫：“芙儿，快咬这个恶女人！”





两头大雕振翼高飞，从左右攻向李莫愁。李莫愁一个筋斗翻在树下，想：这雕儿只怕是郭靖、黄蓉夫妇之物，倘若他们就在附近，那可十分棘手。情急之下，她长袖一挥，两枚冰魄毒针分射双雕，一枚射向武三通胸口。





银针划破爪皮，双雕远远逃开去。武三通却被射中小腿，伏倒在地。李莫愁上前拉住郭芙，问：“小妹妹，你姓郭么？”郭芙见她和蔼可亲，便答：“是啊，我姓郭。”柯镇恶见状，上前拦住：“芙儿，快进去！”





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手提一只公鸡，口中唱着小曲儿，跳跳跃跃地走过来了：“喂，你们到我洞里来干什么？啧啧，两个美人儿是来找我的吗？我姓杨的可没有这样的朋友！”说话声十足的油腔滑调。





郭芙小嘴一扁，怒道：“小叫化子，谁来找你了？”少年笑道：“你不来找我，怎么到我家来？”说着向窑洞一指。郭芙见是个破窑，笑了起来：“这样脏地方，谁爱来？”说罢，向远处大声招呼：“雕儿，雕儿，快回来！”





李莫愁怕郭靖、黃蓉夫婦到來，進洞將陸程二女挾持欲去。少年見狀，當即躍起，抱住李莫愁道：“大美人兒，你到我府上捉人傷人，太不讲理！”李莫愁與小男兒肌膚相接，心中一顫，全身發軟，便將二女輕輕彈開。





李莫愁左袖一挥，两枚毒针急射而上，双雕振翅逃离。李莫愁正欢喜，猛听得呼呼声响，两颗小石子破空而至，将毒针分别打落。李莫愁见发石之人武功深不可测，不敢逗留，便单提陆无双，疾风般离去。





程英见表妹被掠，紧追不舍，来到小河岸，李莫愁又落到她面前，道：“你这等俏模样，他日长大，不是让别人伤心，便是自己伤心，不如及早死了，少些烦恼。”说罢，将拂尘向程英举起。





岂知拂尘竟扬不出去，好似被什么拉扯住了，蓦地向后腾空而起，高跃丈许方落下。回身一看，程英身旁站着个高瘦的青袍怪人，口里正命程英道：“娃儿，去打这个凶恶女人！”程英遵命一头撞去，清脆地打她个嘴巴。





李莫愁受如此大辱，狂怒之下，更无顾忌。但她知道今日讨不了好处，自己若不尽快脱身，将大有性命之忧。便轻笑一声，双袖向后挥舞，但见银光闪动后，十几枚银针射向青袍怪人，一枚向程英射去。





怪人疾身后跃，银针叮叮铮铮一阵轻响，尽落身前，而程英肩头却被银针插上。怪人大叫一声，脸色一变，拖起程英快步西去。李莫愁也足底加劲，急奔而走，穿入了前边的桑林。





少年来赶二女，四下不见人影，只见地上十几枚银针，打造得极是精致，拿起在手中玩玩。忽觉左手麻木，猛然惊觉道：“针上有毒！”瞬间掌心全黑，左臂麻木渐渐上升，便知凶险，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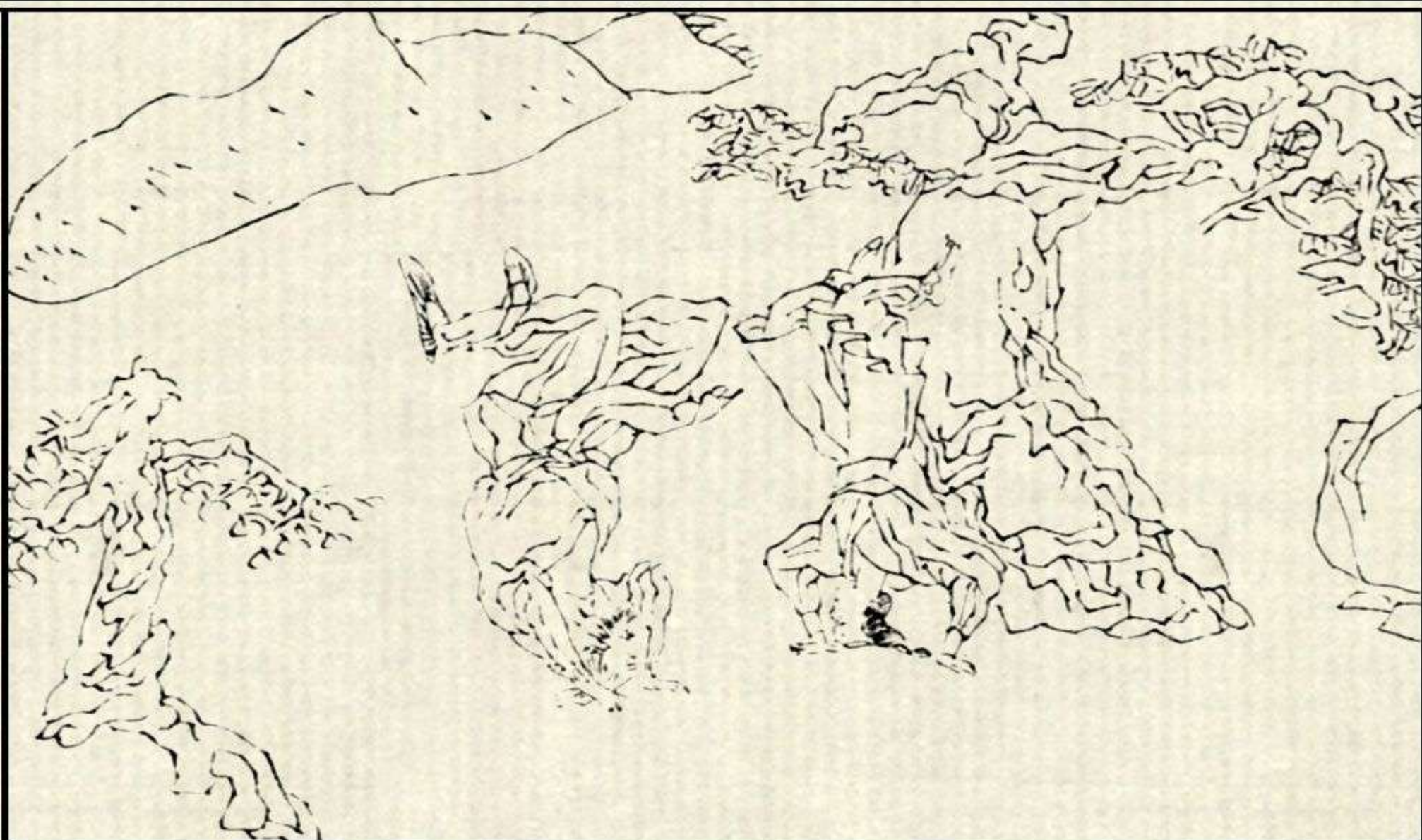
忽然间，背后有人问道：“娃儿，知道厉害了罢？”少年转身，但见一人用头支地，以手为足，双手各持一块石头，倒转身子而行，离少年不过数尺。少年惊吓道：“你……你是谁？”那人道：“我……我知道我是谁就好了！”





少年害怕，拔足狂奔，身后笃笃声离他始终不过数尺。少年只得停下，双膝跪倒：“求老公公救我性命。”怪人道：“你越是跑，毒性发作越快！”少年道：“你这么大的本事，天下再没有第二个及得上你，定能救我！”





几句奉承，正好打中那怪人的心窝。怪人道：“倒过身来，让我瞧瞧。”少年用头支地，倒转了身子，才看清怪人满脸雪白的短须。怪人道：“救你不难，你须发个重誓，我说什么都听我的。”少年答：“我发誓！”





怪人跃起身子，在少年手臂上推拿几下。少年顿觉麻木减轻，又道：“公公，你再给我捏啊！”怪人生气喝道：“别叫公公，要叫爸爸！”拔脚便行。少年急叫道：“爸爸，爸爸，你到哪里去？”





怪人哈哈大笑：“乖儿子，来，我教你除毒气的法儿，此法须得头下脚上，倒运气息，练一月方能驱尽毒气。”少年正练间，空中忽然几声雕唳，两头大雕凌空飞掠而过。怪人脸色大变，叫道：“我不要见他们，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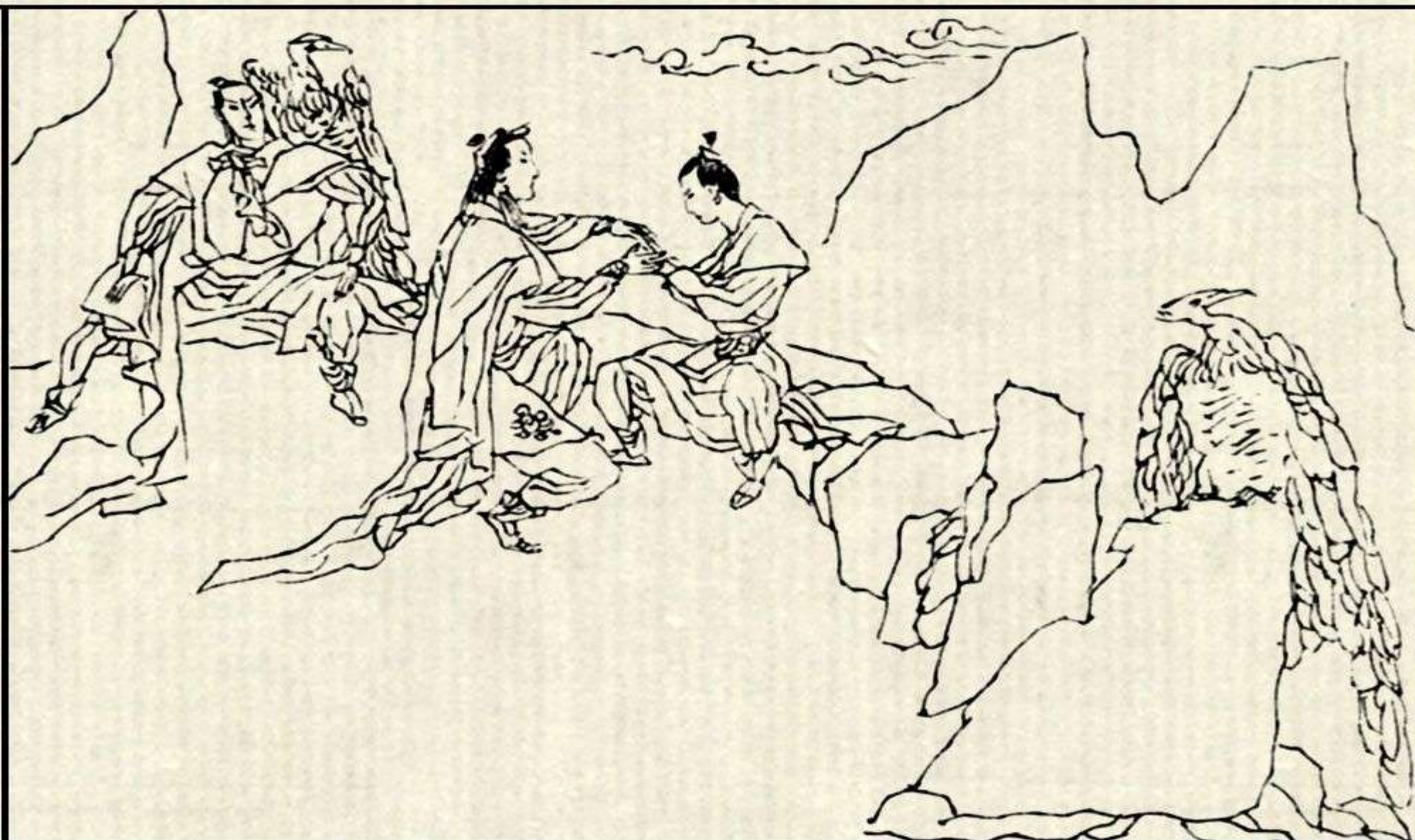
怪人一步跨出，十来步后身子早在桑林后隐没了。少年叫着追去，行间，蓦觉脑后疾风掠过，那对大雕从身后向前飞落，树林后转出一男一女来。男的浓眉大眼，三十年纪，胸宽腰挺；女的二十六七，容貌秀丽，双眼灵活至极。





女的在少年身上转了几眼，向那男子道：“你说这人象谁？”  
那男子向少年凝视半响，道：“你说是象……”只说了四个字，却不说了。





二人正是大俠郭靖和夫人黃蓉。郭靖一時想不起少年象誰，鼻中忽聞一陣怪臭，嗅了几下，頭腦微脹。黃蓉見少年左手發黑，驚道：“你中毒了？”趕快用刀割破手腕，擠出幾點鮮血，又給他几粒花露丸吞下。”





郭靖沉思半晌，忽然张口长啸，声声啸音从口中而出，重叠振荡，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远去。黄蓉见丈夫发声向女魔头李莫愁挑战，也跟着打起清亮高昂的啸声。





两人啸声交织在一起，有如一只大鹏和一只小鸟比肩齐飞，越飞越高，那小鸟竟然始终不落于大鹏之后。两人在桃花岛潜心苦修，内力已臻化境，双啸齐作，当真是回翔九天，声闻数里。





过了一会儿，女儿郭芙和师父柯镇恶闻声赶来。郭芙投入黄蓉的怀抱，娇声笑道：“妈，大公公刚才打跑了一个恶女人，他老人家本事可大哩！”看见那少年，她又道：“你来，去摘些花儿编花冠给我戴！”





少年走过去，郭芙看了他的手掌，说：“手这么脏，摘的花儿也会给你弄臭啦，我不跟你玩！”少年脸一红，冷然道：“谁跟你玩了？”转身便走。郭靖叫他：“小兄弟，别忙走，你身上余毒未去，发作出来厉害得紧。”





少年白了一眼，道：“我又不识得你，关你什么事？”脚下加快急冲而过。黄蓉抢上前按住他肩头，两眼凝视着他：“你姓杨名过，妈妈姓穆，是不是？”少年见他名字被说出来，惊骇无比，手上毒气回冲，顿时晕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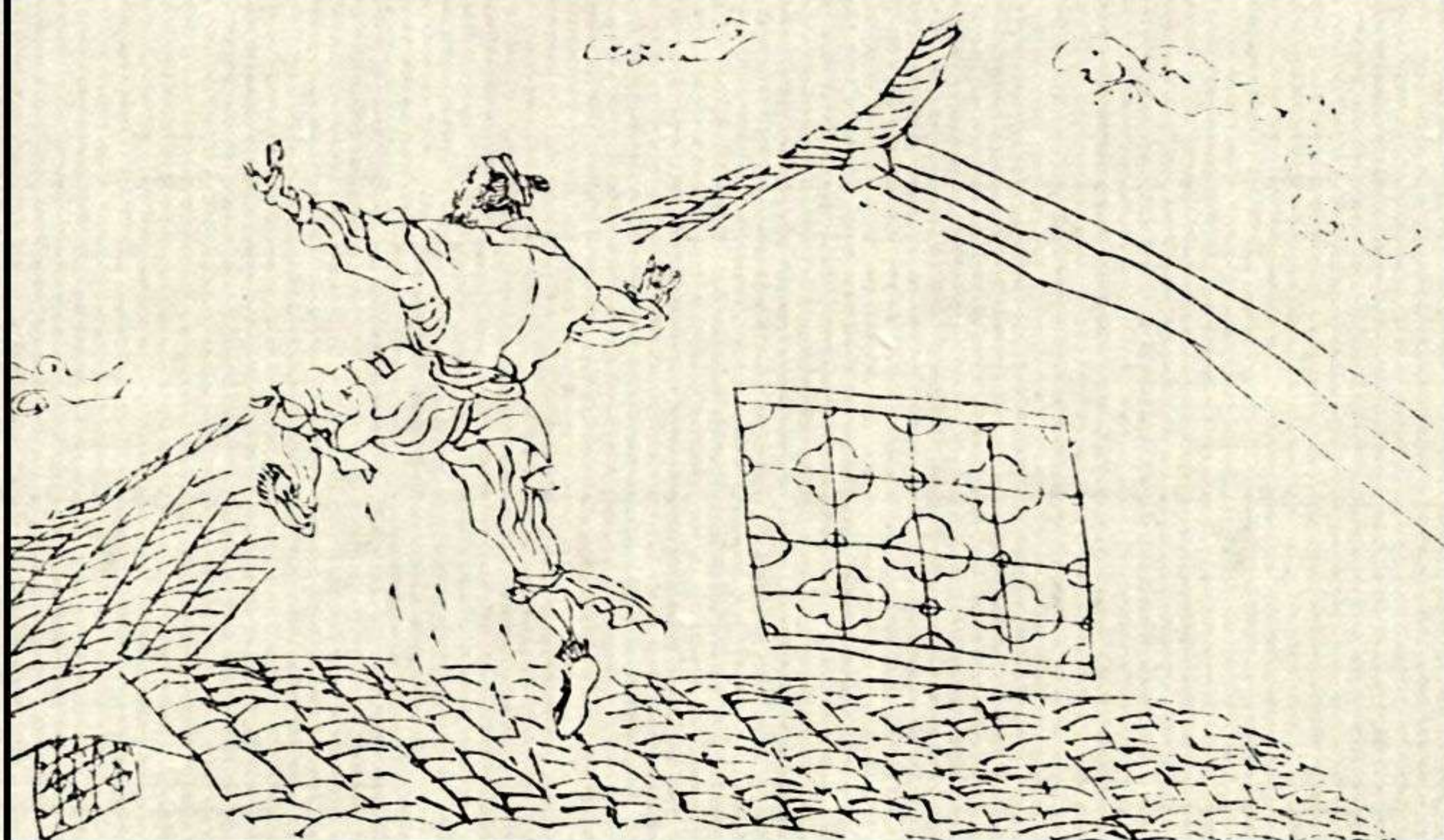
当下郭靖抱了杨过，与黄蓉、郭芙、柯镇恶携同双雕回到嘉兴城客店。杨过始终昏迷不醒，郭靖甚是忧虑。自他父亲杨康死后，郭靖耿耿于怀，今日见他子嗣，自是欢喜。夫妇二人商议会儿，决定外出采草药去。





杨过昏沉沉睡到半夜，忽觉有人在胸口推拿，睁开眼来，见一黑影跃出窗外。他扶着桌子走到窗口，只见屋檐上倒立着一人，正是日间的怪人。杨过惊喜交集，喊道：“爸爸！”怪人心中喜欢，招呼杨过上屋顶去。





可是杨过身子虚弱，手没攀到屋顶，竟摔了下来。怪人抓住他的背提了上去。正要说话，听得西边屋里有人呼的一声吹灭烛火，知道已有人发现，当下拖着杨过疾奔而去。待柯镇恶跃上屋时，四下早已无声无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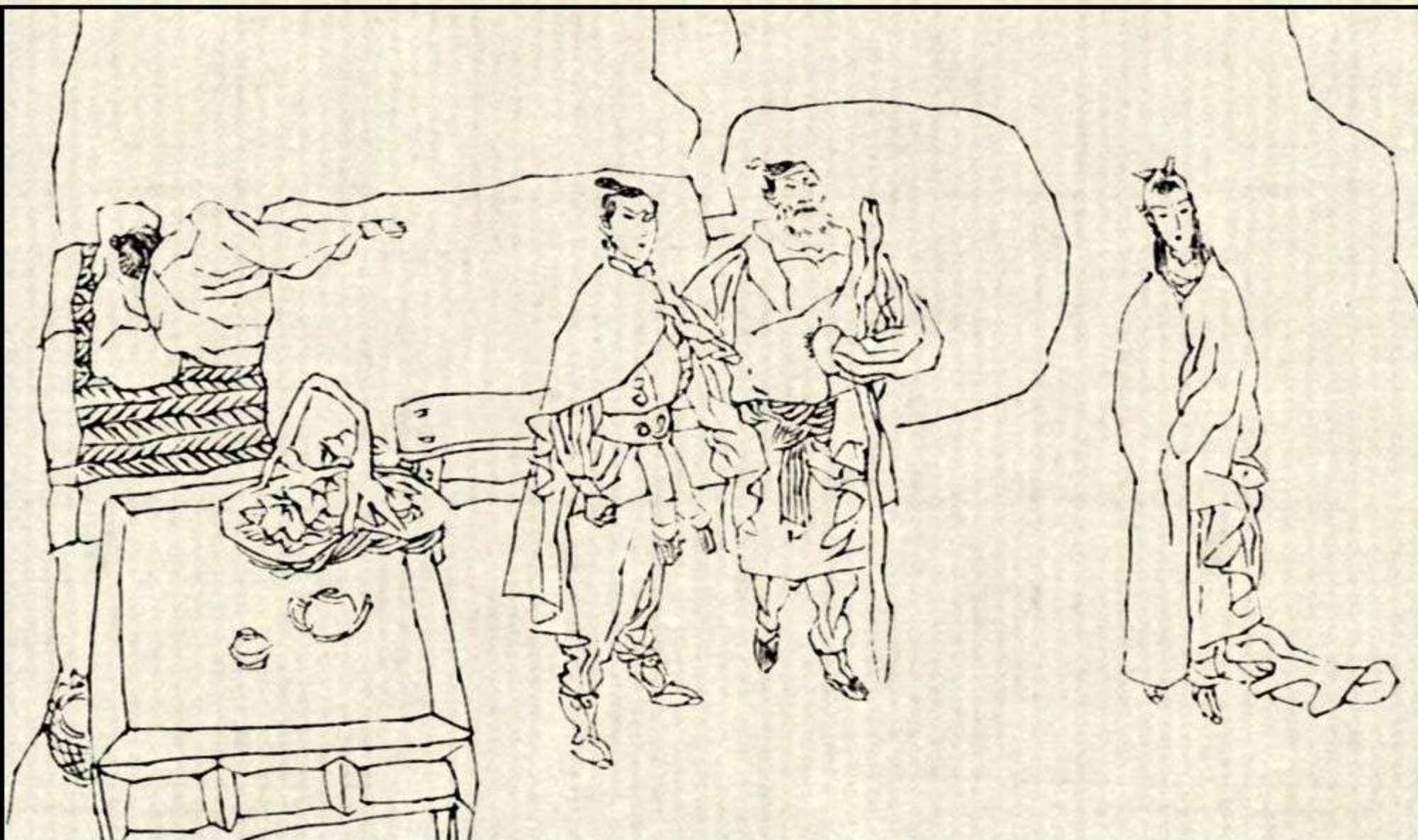
到了镇外荒地，怪人对他说道：“你用我日间教你的法儿，再把毒气逼些出来！”杨过依言而行，约莫一盏茶时分，手指滴出几点黑血，胸臆竟大为舒畅。





怪人又将绝顶功夫蛤蟆功的入门心法传授给杨过，可杨过没有根底，怎能领会口诀中意思？怪人听他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恼将起来，要打他，但见他长得可爱，便叹口气道：“你累啦，回去歇歇，明儿再教罢！”





杨过被怪人抱着送回，刚闭眼，就听得屋顶风声飒飒。声音响过，有人道：“你瞧那是谁？”另一人道：“是他，当真是他！”听声音，是郭靖夫妇回来了。柯镇恶问：“你们看见了谁？”郭靖不敢相瞒，答：“西毒欧阳锋！”





柯镇恶极恨此人，脸色一变。郭靖走到杨过窗前秉烛一看，见他脸色红润，呼吸调匀，不禁大喜：“蓉儿，他好啦！”杨过假睡，偷听三人的说话，才知义父名叫“欧阳锋”。见三人对他又极是忌惮，不由得暗暗欢喜。





次日郭靖夫妇决定先回住地桃花岛，治好杨过的伤后，再找黄蓉的父亲黄药师。一行人来到客店投宿。半夜里，忽听屋顶喀地一响，郭靖与黄蓉跃身走到窗边，见屋顶上柯镇恶正空手和人恶斗。对手身高手长，赫然便是欧阳锋。





柯镇恶大叫着，从屋顶摔下来。郭靖飞身跃上屋顶，大叫道：“欧阳先生，别来无恙啊！”西毒欧阳锋十余年前在华山论剑之后，被黄蓉用计逼疯。现听到“欧阳”二字，突地脸现茫然，只守不攻：“你是谁？我是谁？”





郭靖叫道：“看招！”左腿微屈，右掌划了个圆圈，平推出去，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招式。这一招系他从九阴真经中悟出来的妙境。欧阳锋急忙蹲下身子，双掌平推而出，使的是他平生最得意的“蛤蟆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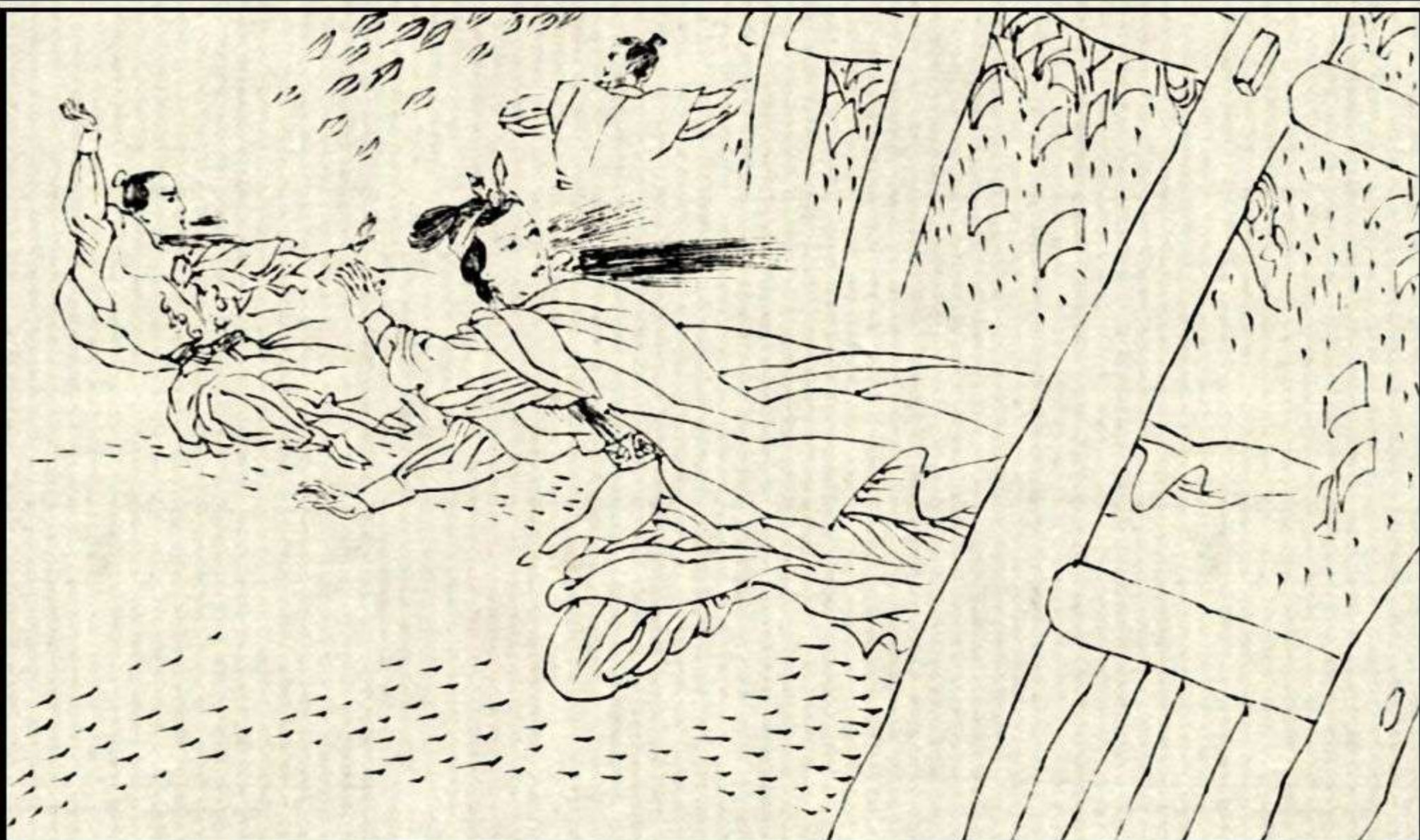
三掌相交，两人身子都一震，掌力相抵，力贯双腿，只听得脚下格格作响，忽然“喀喇喇”一声巨响，几条房屋椽子同时断折，屋顶穿了个大孔，两人一齐落下。黄蓉大惊，大叫一声：“看招！”轻飘飘一掌往欧阳锋肩头拍去。





欧阳锋见了，双掌力推，将郭靖掌力逼开半尺，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一把抓住了黄蓉肩头，五指加钩，要硬生生地扯她一块肉下来。此时，郭靖掌力又到，欧阳锋回掌相抵，危急中各出全力，砰的一声，两人同时急退。





但见尘沙飞扬，墙倒屋倾。两人破墙而出，黄蓉已吓得花容失色，在屋顶将塌未塌之际，斜身飞出。那欧阳锋一阵狂笑，转身就走，瞬息间去得无影无踪。





郭靖身受內傷，同柯鎮惡、黃蓉、郭芙向北行去。走了一阵，黃蓉忽然想起楊過，不知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郭靖經過運氣通脈，已不礙事。黃蓉對他道：“你放心，先找個地方休息，我回頭去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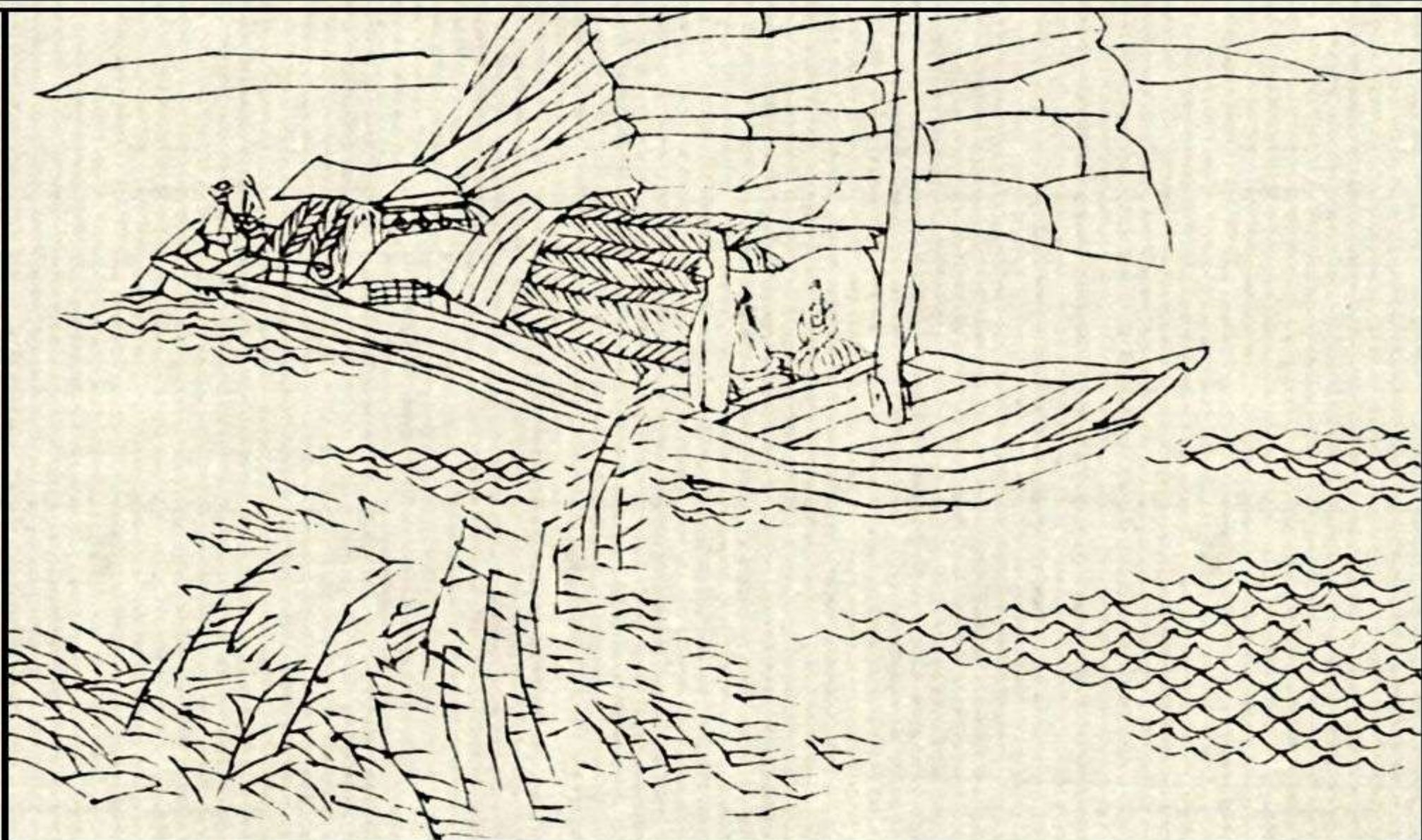
此时，天色将明，道旁树木朦胧可辨。忽见道旁墙后小脑袋一探，黄蓉抢过去一把抓住，正是杨过。他笑嘻嘻地叫了声“阿姨”，说道：“我等你们好久啦！”黄蓉心中疑团难解，随即答应道：“好，跟我们走罢！”





黄蓉雇了船只，乘船东去。郭靖在舟中与黄蓉谈起杨过之父杨康。当年郭靖之父与杨过祖父义结兄弟，按先前之约郭靖与杨康便结为兄弟。但杨康认贼作父，多行不义，终于惨死于嘉兴王铁枪庙中。郭靖念及此事，常耿耿于怀。





郭靖道：“我向来有个心愿，你自然知道。今日幸遇到过儿，我的心愿就可得偿了。”黄蓉却摇摇头：“芙儿怎能许配给这小子？”郭靖道：“杨郭两家世代交好，过儿相貌清秀，聪明伶俐，将来不愁不能出人头地。”





黄蓉道：“我就怕他聪明过份了。”郭靖道：“杨铁心叔父临死之际曾重托于我，可是于杨康兄弟份上，我实没有尽什么心。若我不再将过儿当作亲人一般看待，怎对得起爹爹与杨叔父？”





黄蓉柔声道：“好在两个孩子都还小，此事也不必作急，将来若是过儿当真没甚么坏处，你爱怎么就怎么便了。”郭靖道：“过儿决计坏不了，何况他这名字就是我给取的，名过，字改之，就算有了过失，也能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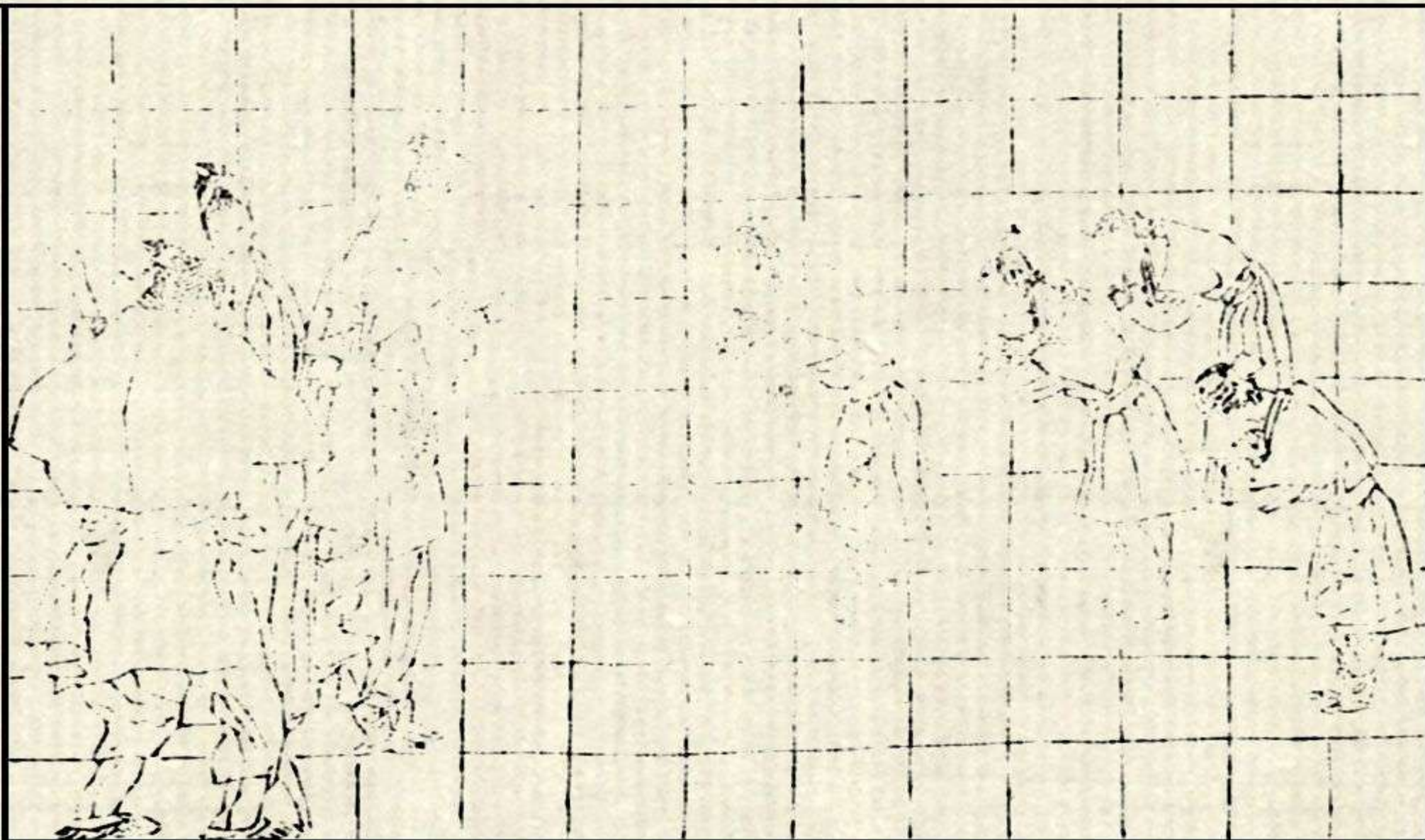
到达桃花岛后，因在行船中又收留了痛失母亲的武氏兄弟，郭芙便多了三个少年朋友。一日，四个小孩一处斗蟋蟀，郭芙的无敌大将军一战即死，便不服气，踏死了杨过的小黑鬼，杨过惊怒之下，重重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武氏兄弟都愤愤不平，骂道：“你这小子打人！”说罢将他按倒地上，四只拳头猛朝他身上击去。黄蓉闻声出屋，郭芙抽抽噎噎，尽将过错往杨过身上推。黄蓉见女儿半边脸颊红肿，心中甚是怜惜。





次日清晨，郭靖把四个孩子叫到大厅，向江南六怪灵位磕过丫头，便对柯镇恶道：“大师父，请你恩准，弟子跟你收下这四个徒孙。”柯镇恶点点头。郭靖转身对孩儿们道：“从今起，你们就是师兄妹啦，不许再争吵。”





黄蓉见杨过脸有怪异之色，依稀是当年杨康模样，不禁心中生憎，寻思：“他父亲虽非我亲手所杀，但也可以说死在我手里，莫养虎为患。”便对郭靖道：“你一人教四个孩子，未免太辛苦，过儿就让我来教。”





郭靖知道妻子比自己聰明百倍，教導之法遠勝於自己，便滿口答應。黃蓉道：“咱們定個規矩，你不能教過兒，我也不能教他們三人，四個孩子之間更加不得互相傳授，否則錯亂了功夫，有損無益。”郭靖道：“這個自然。”





一连数日，黄蓉只教杨过读经书，绝口不提武功。杨过趁早晚有空，独自到山上闲走，想起义父欧阳锋来，不禁倒转身子，依照义父所授口诀运行经脉，只觉愈转愈顺，猛然翻身跃起，咕的一声叫喊，顿觉遍体舒泰。





杨过不知这实是欧阳锋别创一格的上乘功夫，他虽那日匆匆之际所学甚少，但悟性奇高，这一番练习，内力大有进展。自此之后，他每日跟黄蓉诵读经书，早晚有空，自行到僻静山边练习，到后来已是不练不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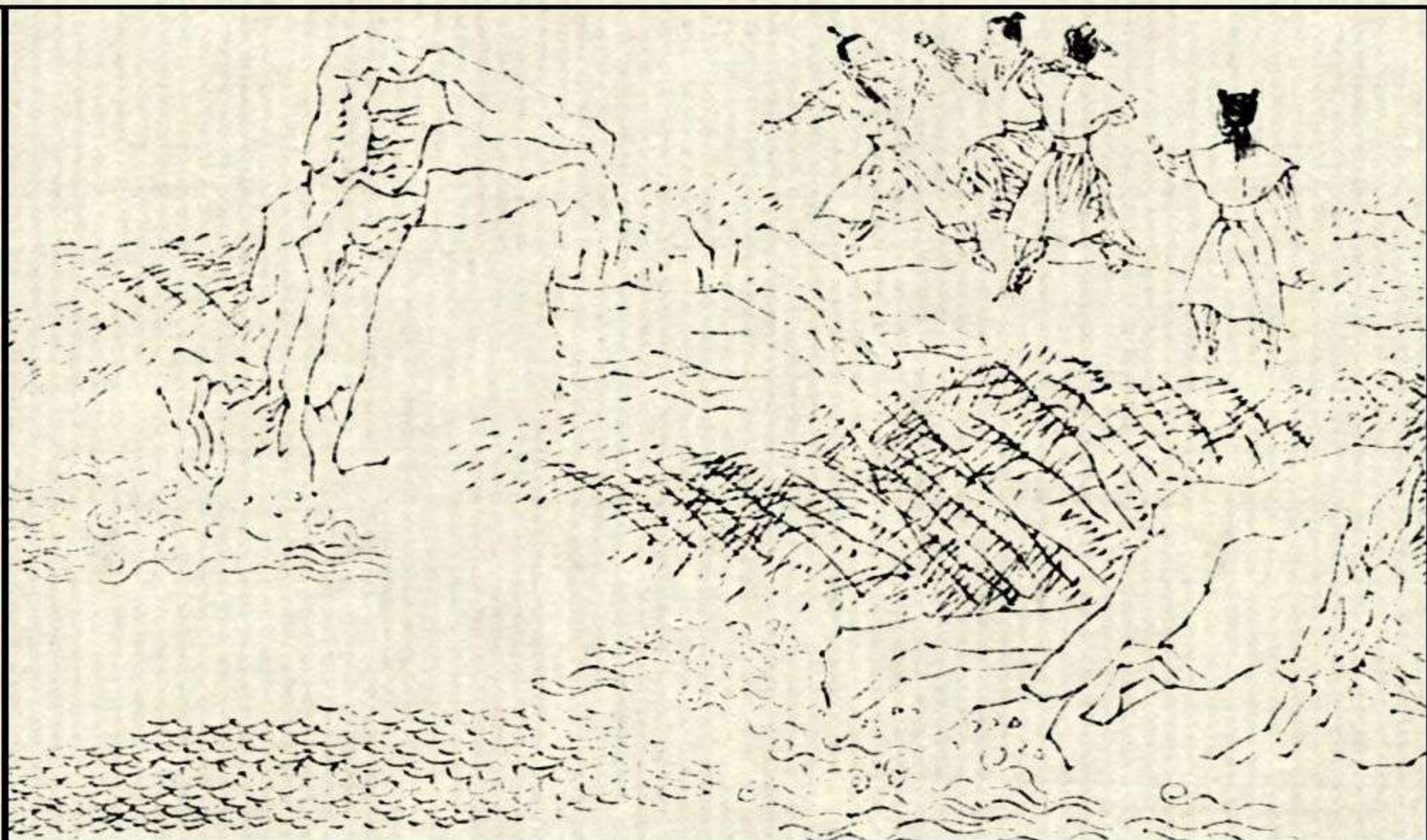
一日，他在海边正练到血行加速时，猛听得身后一声呼喝，一惊之下，顿时摔到，手足发麻。郭芙拍手笑道：“你在这儿捣什么鬼？”武敦儒却冷冷道：“走，咱们只管玩去，别招惹疯狗！”





杨过慢慢从地上爬起，反讥道：“是啊，疯狗见人就咬。人家好端端在这里，三条疯狗却过来乱吠乱叫。”武敦儒怒道：“你说三条疯狗？你骂人？”杨过笑道：“我只骂狗，没骂人。”





武敦儒怒不可遏，扑上去拔拳便打，杨过一闪避开。武修文想起师父曾有告诫，忙拉住兄长手臂，笑吟吟地对杨过道：“杨大哥，你跟师娘学武艺，我们三个跟师父学，这几个月也不知谁长进了，咱们来过过招，你敢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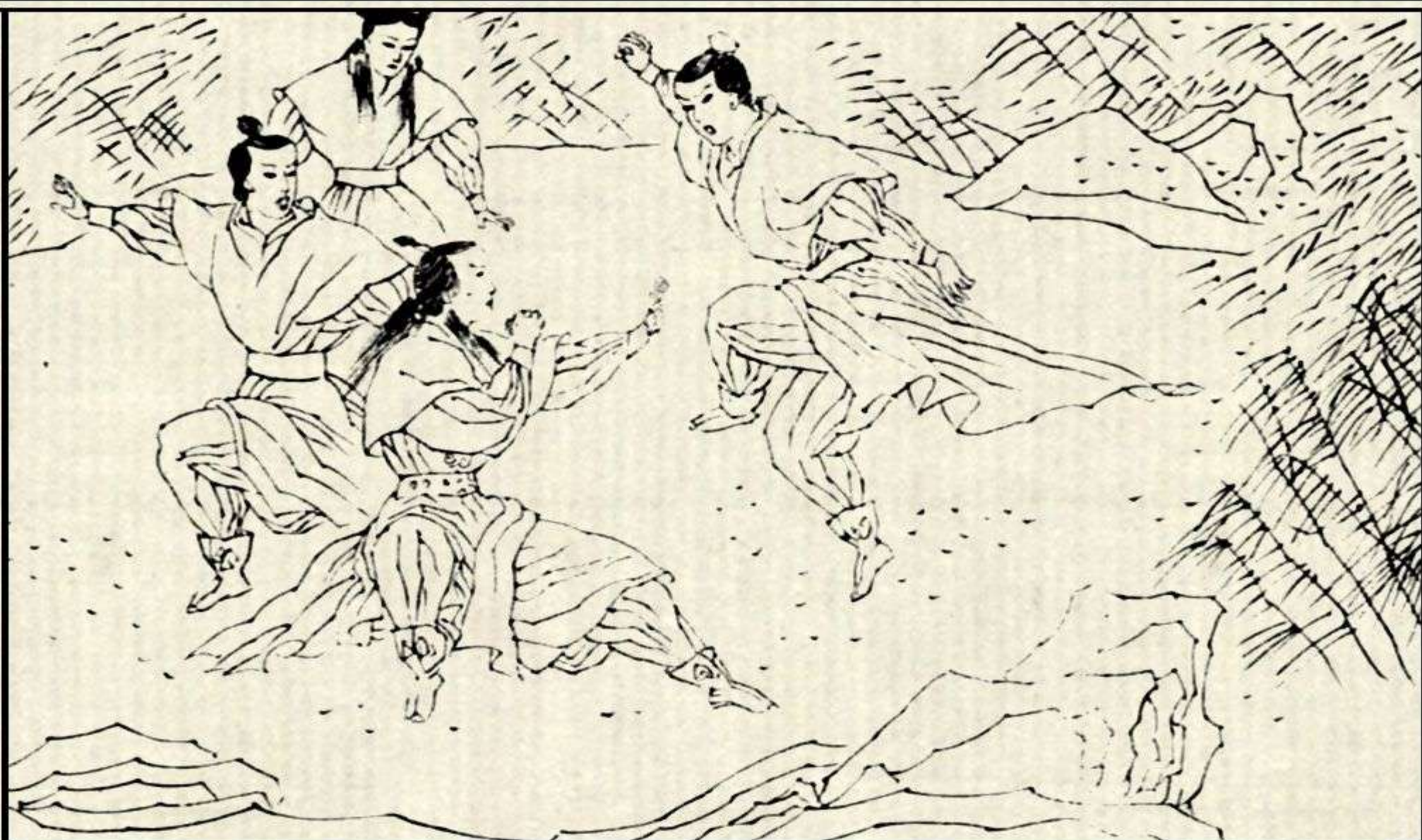
杨过见他语气轻蔑，胸中也是忍无可忍，一拳打将过去。武修文左眼一黑，一个踉跄，险地摔倒。武敦儒怒道：“你这般打冷拳，好不要脸。”立即施展郭靖所教的拳法，向杨过腰间打去，随即又飞上了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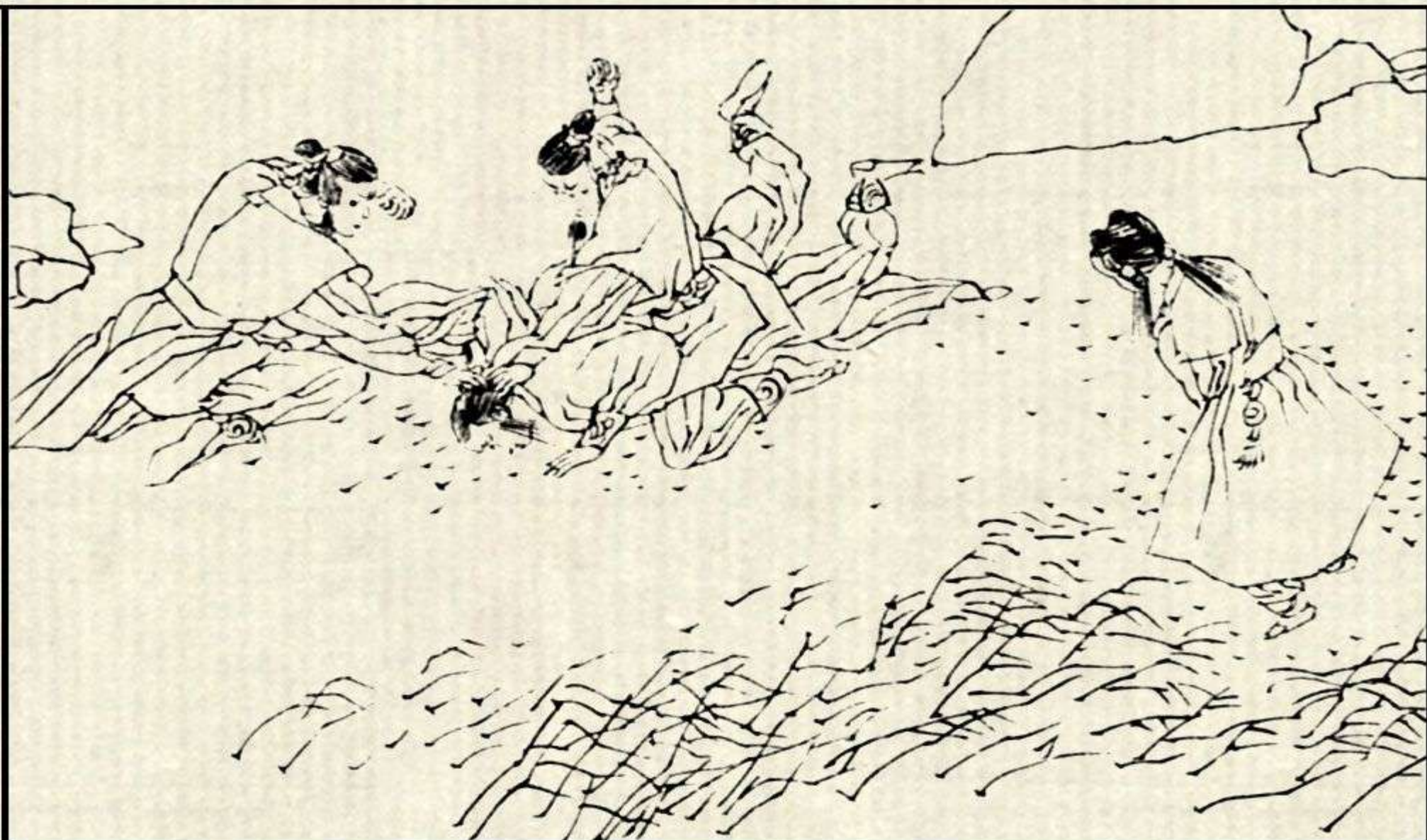
杨过脑海中灵光一闪，想起昨日看见郭靖向他二人传授的招数，当即将左手抓住武敦儒小腿，往上一托，这正是擒拿手法中的“托梁换柱”一招，虽非精深武功，临敌之时却颇也实用。武敦儒登时被远远地摔了出去。





武修文左眼中拳，本已大怒，见兄长又遭摔跌，当即扑将上来，双拳同时出击。武敦儒爬起身来，上前夹攻。兄弟二人经郭靖几个月的教导，不到片刻，便朝杨过的头脸腰背击了七八拳。





武修文歇手道：“杨大哥，你已经输啦，我们饶了你，不用再打了。”杨过吼叫道：“谁要你饶？”冲上劈面猛击。武修文将他后腰抱住，摔在地下。兄弟俩一人按住头，一人骑在背上，将杨过的脸向沙地直按下去。





杨过眼睛口鼻中全是沙粒，全身如欲爆裂一般。在窒息难当之际，这些日子来所练欧阳锋所传授的内力突然崩涌，只觉丹田中一股热气激升而上，猛跃而起，眼睛也不及睁开，双掌便推了出去。





这下正中武修文小腹，武修文顿时晕倒。武敦儒见兄弟一动不动地躺着，只道已给杨过打死，大骇之下，大叫：“师父，师父，我弟弟死了，我弟弟死了！”连叫带哭，奔回去禀报郭靖。郭芙心中害怕，也急步跟去。





郭靖、黃蓉、柯鎮惡聞訊趕來。黃蓉抓住楊過問：“快說，歐陽鋒在哪裡？蛤蟆功什麼時候教你的？”楊過不答。柯鎮惡想到這小子竟是歐陽鋒的傳人，便舉起鐵杖厲聲吼叫：“你不說奸賊在哪裡，我一杖打死你！”





杨过大声吼道：“他是好人，打死我也不说，我怕你这老瞎子吗？”郭靖气极，纵身上前，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喝道：“你胆敢对师祖爷爷无礼！”杨过也不哭泣，只冷冷道：“要我性命，我自己死好了！”反身便向大海奔去。





郭靖欲上前拉他，黃蓉低聲道：“且慢！”這時，楊過沖進了浪濤之中，郭靖驚叫道：“他不識水性，咱們快救他！”黃蓉道：“死不了。”過了一会，見楊過竟不回來，心下也不禁佩服他的傲氣，便縱入海中救他去。





黄蓉将杨过抱上岩石，任他吐出腹中海水。郭靖瞧瞧妻子和师父，问道：“怎么办？”柯镇恶道：“明儿我回嘉兴去。”郭靖和黄蓉都明白他的意思，决不愿和欧阳锋的传人同处一地。





当天晚上，郭靖把杨过叫进房来，说道：“过儿，过去的事，大家也不提了。你对师祖爷爷无礼，不能再在我的门下，以后你只叫我郭伯伯便是。你郭伯伯不善教诲，只怕反耽误了你。”杨过听了，心里知道在此地已呆不下去。





郭靖又道：“过几日，我送你去终南山重阳宫，求全真教长春子丘真人收你入门。全真派武功是武学正宗，你好好在重阳宫中用功，修心养性，盼你日后做个正人君子。”杨过应声：“是，郭伯伯！”。





这日，郭靖备足银两，带杨过乘船上岸，买了两匹马，一路晓行夜宿，不一日便渡过黄河，来到陕西。这黄河以北，因大金国已为蒙古所灭，尽是蒙古人的天下，二人为了不招麻烦，改换了破袄烂衫，很快抵达终南山下。





终南山沿途冈峦回绕，松柏森森，水田蔬圃连绵其间，宛然有江南景色。两人一路上冈，中午时分到了冈顶的一座庙宇。庙门横额写着“普光寺”三个大字，郭靖二人当下将马解了，进庙讨斋饭吃。





二人坐在松下石凳上吃面条。那松后有一块石碑，杨过便问：“郭伯伯，这碑上写着什么？”郭靖道：“这是重阳宫丘真人写的诗。诗中一番爱护万民的心肠教人钦佩。你父亲是他的得意弟子，丘祖师瞧在你父亲面上定会好好教你的。”





杨过道：“郭伯伯，我想问你一件事，我爹是怎么死的？”郭靖黯然无语。杨过想起黄蓉对他颇有疏忌之意，其中必有隐情，忍不住大声道：“是你跟郭伯母害死的么？”郭靖身子微颤，顺手一拍，大怒：“谁教你这般胡说？”





杨过忙低头道：“侄儿知错啦，以后不敢胡说，郭伯伯别生气。”郭靖本怜爱他，听他认错，气就消了。回过头来，见两个中年道士站在山门口，凝目注视，脸上大有愠色。适才自己这一击，定是叫他二人瞧在眼里了。





只见两道士对望一眼，迅即出寺。郭靖见二人步履轻捷，心想他们多半是重阳宫中人物，自己正要上山拜见丘真人，正好与那二道人同行。当下起身，追出山门喊道：“二位道兄且住，在下有话请问。”





二道却不停步，反而走得更加快了。郭靖足下微微使勁，几个起落，抢在二人前头，转身唱喏行礼：“二位道兄请了。在下是丘道长故人，相烦引见。”矮道人冷笑道：“你有种自己上去，让路罢！”说罢，同瘦道人使出四掌击去。





郭靖武功和他们同出一轍，恍若无事一般。二道惊骇无比，当下齐声呼啸，同时跃起，四足齐飞，猛向郭靖胸口踢来。郭靖见二人使出“鸳鸯连环腿”脚法，仍是不动声色，虽数声响过，胸口只不过多了几个灰扑扑的脚印。





郭靖见二道把自己当敌人看待，实是猜想不透。那二道刷地又从腰间抽出长剑，一个使招“探海屠龙”，一个使招“罡风招叶”，齐刺郭靖下盘和右腿。郭靖身子微侧，左手掌轻轻推开，当的一声，两道人长剑相交一处。





两人齐声说道：“淫贼厉害，走罢！”郭靖听了这话，当下在足一点，身子从二道头顶飞过，足一落地就喝道：“你们骂我什么？”矮道人道：“你若不是妄想娶那姓龙的女子，到终南山来干什么？”





郭靖一惊：“我妄想娶那姓龙的女子？她是谁？”向杨过使一眼色，二人抢过两道身旁，上山而去。行了两个时辰，两边又跃出七名持剑道士，扑出的阵势左四右三，正是“天罡北斗阵”阵法。郭靖一颤：与此阵相斗，有些难缠。





七道手举长剑在顶，绕着郭靖狂奔。郭靖大喝一声：“撒手！”向左飞身疾窜。七道出其不意，跟着急跃，七柄长剑一齐飞出，射入丈外的松林中。郭靖一笑，道：“在下桃花岛郭靖，上山拜见丘道长。”





郭靖摆脱纠缠，提气向重阳宫奔去。将近，忽听得钟声甚急，抬头看时，见远处道观后院火光冲天，心中不禁一惊：“全真教果临大敌来袭。”这才明白刚才众道误把他当作敌人一路看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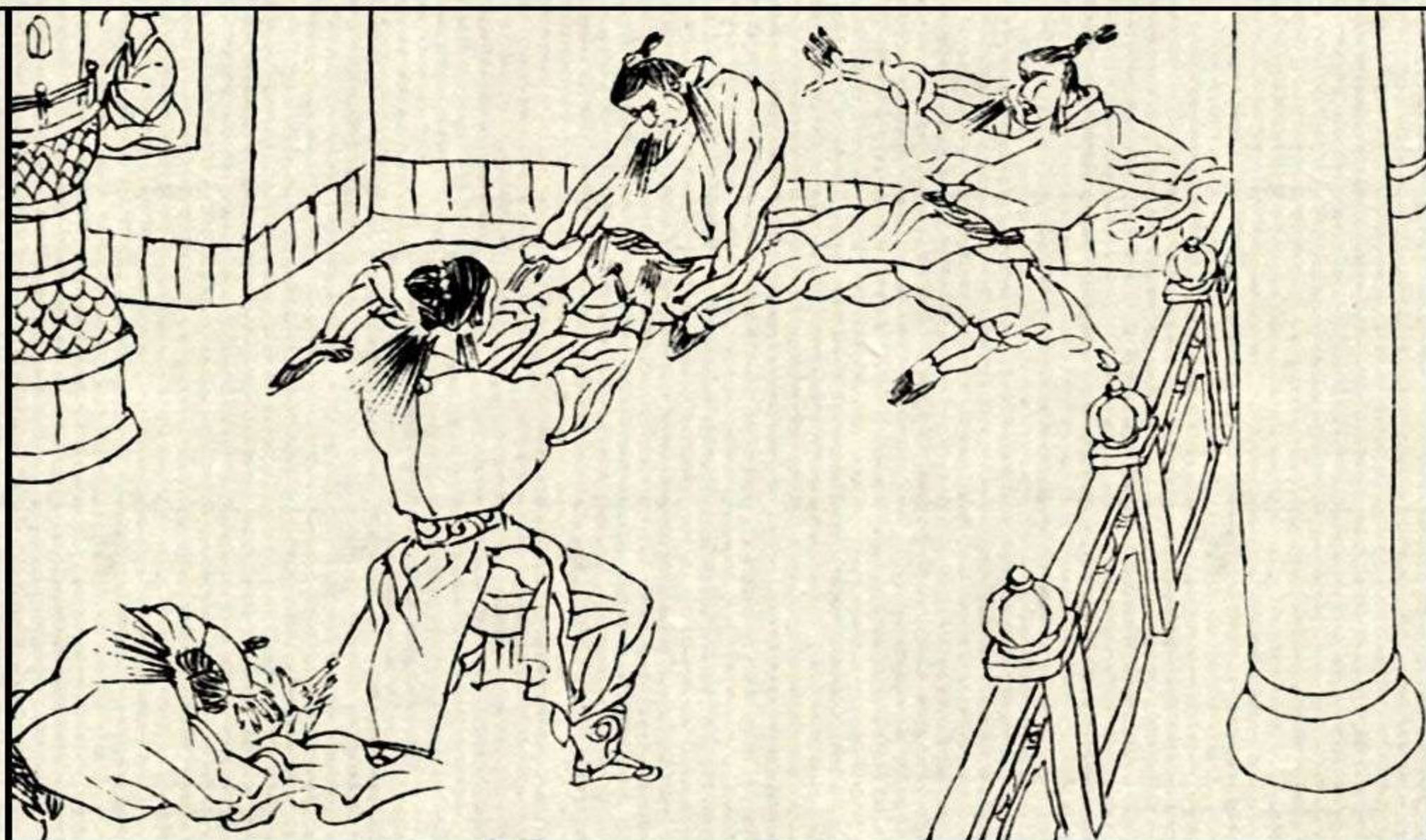
郭靖急奔重阳宫，跳进主院，见兵刃相交之声大作。大殿的七个蒲团上，盘膝坐着七个道人，均左掌相联，各出右掌，抵挡周围十余人的围攻。七人中三人年老，正是马、丘、王三真人，年轻的四人中只认得尹志平。





郭靖见七人处境危急，张口大喝道：“大胆贼子，竟敢到重阳宫来撒野！”呼呼两声，双掌拍出，抓住两名敌人待要摔抛，哪知两人双足牢牢钉住。郭靖突然松手，横腿扫去，二人蓦地身子腾空，破门而出。





敌人见对方来了高手，便扑来两人。郭靖双手伸出，力震对方，两人立足不住，背心撞上墙壁，喷血而亡。其余敌人见他连伤四人，不由大震。丘真人认出是他，心喜无极，暗道：“此人一到，我教无忧矣！”





郭靖正要向丘真人等参拜，后面忽传来哈哈两声怪笑，回身一看，领头的是个穿锦袍，年约三十的蒙族公子，身旁站着个藏僧。贵公子笑道：“瞧不出全真教中还有这等人物，你接了我一招，我就饶了这群牛鼻子老道。”





郭靖不愿多言，右手探出，抓住他的摺扇，猛向怀里一拉。这一拉，贵公脸显紫气，若显三次，内脏非受重伤不可。贵公子当下撒手，问：“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郭靖答：“不足挂齿，几位真人都是在下恩师。”





贵公子冷笑一声：“阁下武功惊人，十年之后再领教，告辞了。”贵公子率众一走，郭靖便拉了杨过：“快来拜见祖师爷。”杨过当下向马真人、丘真人、王真人磕过头。对尹志平却瞧了一眼，看他年轻，便道：“这位不是祖师爷罢？”





在郭靖命令下，他勉強磕了，叫了聲“尹師伯！”馬真人道：“這孩子是你兒子罷？”郭靖道：“不，是義弟楊康的遺腹子，如今帶來全真派門下習武功。”丘真人聽到楊康有後，又是傷感，又是歡喜。



神雕侠侣（1）

改编：文西早 绘画：绪经 明阳

---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64印张16印数：1—24,000册1990年1月第一版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

---

ISBN7-5410-0467-7/J·442

定价：（套装）5.80元